



## 漫过光阴的盖州古城

卜丽爽

飘满苹果酸酸甜甜的滋味,那是儿时对古城的记忆。小孩子总是对抗不了食物的诱惑,国光、富士、金冠、元帅、红星、红玉、香蕉、祝光、黄魁、迎秋、伏锦,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酸和甜,酿造出一辈子都走不出去的童年。就这样与盖州古城成为莫逆,即便只是一厢情愿,百余年前,你也曾是我的故乡。

十年光阴漫过,青春少年看什么都觉得渺小,仿佛青春无所不能、所向无敌。街巷越来越低,面对生活,离开的脚步急促。年轻人读不懂古城,如此狭小、逼仄、残缺,又仿佛深藏不露,祖祖辈辈的人把自己叠加在城上,垒出古老与厚重的旧日时光,需要有心人静坐慢品。一群群青年头发轻扬,站在十字路口,该往何方?古城闭目不语,像极了独坐在董市胡同里的老者,等待盐和铁再次发出银光。

站在古城门下,曾被雨水打湿过的时光,最终还是被阳光拯救。以奔波的姿态行走在路上,揣着安静与暖意,与古城相见。

穿过古城门,穿越2200年,站在名为平郭县的古城里,那是幼时的你,因盐铁官营兴盛,商贾往来,渔利自得,辽南重镇的名声日隆。你如大清河时丰时俭一样,接纳、承受、

包容、融合,让风从南城门外吹过,把人一辈辈吹老,把城一年年吹硬。

再迈一步台阶。站上城头。讲解员从明洪武九年(1376年)说起。汉所治平郭土城,经辽、金、元沿用,直到明洪武九年,古城脱胎换骨,以砖石包裹土坯,以青灰勾勒苍黄,城外外扩,南门变内城,筑钟鼓楼,长鸣600年。

手抚上砖石,白线勾缝下,有金石之声穿墙而出,细若铁丝,扎疼指尖。洪武筑城,起因抗倭。源于日本海盗的倭寇,为患东南沿海,以明初洪武间与明中叶嘉靖间最烈。为消除倭患,明朝政府在南起广西钦州湾,北至辽宁金州湾的漫长海岸线上,设置了上百座卫城、所城,组成明朝东方防卫城堡的铜墙铁壁。青砖坚硬,更硬的则是人的脊梁,让古城始终生机勃勃。

沿城头眺望。三面环山,一面向海,四四方方一座城,静卧其间。每条街巷都守着本分,笔直交叉,画出一个个“井”字格局。时光在这里被冻住,整座盖州古城,就如所有的明清古城一样,每一处街角、每一座宅子都依着规矩,从容淡定,沐光而居。

房屋临街而起,大多起脊,檐牙争翘,斗

拱精致,罩瓦一律青灰色,或方或圆,有的排列整齐,有的累累堆砌,看似无序,内里严实紧密、相隔无隙。房屋檐角飞翘均配瓦当,雕花、饰兽,形态各异。别有情致,足见当年的华彩鼎盛。有临巷子的老屋山墙上,竖砌着几道贴脊,势如蛟龙,蛰伏已久,即将冲天而起,而临街的正屋,却已垂垂老矣,等待尘埃落下。有的人家后院仅一个小小角门,也会罩个门楼,似乎为了强调些什么。

在玄观观的前门屋顶,瓦与瓦之间,一垄垄小黄花像闪电跳跃,像居住在这里的神灵,护佑着古城,熠熠生辉。

每一户房屋空间不大,院内却都栽树种花,或一树樱桃掩映绿叶中间,如粒粒火红的玛瑙点燃岁月;或有蔓藤,斜斜爬在砖石墙头之上,挡住残缺的那一小截记忆;还有一树树刺梅,已经涨红成紫色的花朵脸庞,迎着光线,照亮被岁月侵蚀的日子。

此时,小门被人从里面推开,更鲜艳的一抹红,映在朗朗日光下。

城是人的城。我的目光开始寻找另一群人,王庭筠、吴玉、王尔烈、于成龙、刘羽绳、张鼎鏞、于天堦、宋庆、徐邦道、蒋荫棠、罗长维、宋光、杨运、沈延毅……从古城各个角落涌

出,闪着光一路向南,穿过广恩门,流进大清河,翻起渤海湾万千浪花中的一朵。

我看到他们的神情与古城如此相似,有一瞬间,我似乎捕捉到了古城的神韵。

仰慕古城的人越来越多,想要读懂古城的脚步接踵而至。

阳光照着大清河和大桥上的人,也照着水中的大桥和人淡墨似的倒影。吆喝茶点的声音从深巷中掠过奇崛的飞檐传来。月光明亮的夜晚,人群流连在街巷深处。烟火人间,一把把小串,串起笑声,叫声、歌声,南来北往的声音里,有泪有爱,有疼痛,更有幸福。

古城把阳光装进一盏盏灯里,活龙现身、鸟飞鱼游,与月光齐辉。人群在灯光里长出翅膀,蜻蜓、蝴蝶、鲛鱼、小仙女、荷塘月色,都长出翅膀,只要月光再亮一点儿,是不是就会振翅高飞,直冲霄汉?

世间万物,也许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。在十二个月里,阳光均匀,雨露均沾,古城和城里的人,都在季节里做着属于自己的梦。

披一身古朴,古城任凭风刀磨砺。见识过世间各种面孔,古城比任何人都清醒睿智,还是会一次次怀揣感动归来。

## 城市素描

(组诗)

刘恩波

### 地铁过了五里河站

地铁过了五里河站  
在一本诗人的诗集里  
诗向安置下慵懒的闲散  
扬声器定时播报着站名  
母亲微信上的语音发出一连串报警  
说你该好好休息  
别老想别的  
睡不着觉

车厢里没有阳光  
也没有月光  
我仿佛坠入了时光秘密的通道  
“下一站,青年公园”——

恍惚记得  
那年她来看我  
在结冰的湖面上  
蹦蹦跳跳  
像一只欢快的小鸟……

### 幸福的爆米花

童年的我  
揣一兜爆米花上街  
看见远来的骆驼  
看见风  
有着五六种颜色

荷花出水  
挤满菱角的池塘  
小蝌蚪痴迷地听着  
妈妈的歌——  
好听的曲儿

星星总在奶奶  
缝补衣裳的窗口  
最先亮起来

我望着炊烟  
吃完爆米花  
幸福的孩子  
吃掉属于他的香甜

### 火车经停小站

临时停车三分钟  
我下去  
透口气  
沿着铁轨  
发现枕木不远处  
酣睡的猫  
一扑棱身子醒了  
它来望着  
眼前陌生的世界  
好像原谅了自己  
那破天荒的过失  
多悬  
轰隆运行的列车  
居然让它听成了催眠曲  
此梦酣畅  
宛若新生

此刻  
猫眼睛里的光很亮很亮

## 一树飘香的月光

柏秋

宝蓝色的天幕下,一串串冰清玉洁的槐花,映着晨曦轻轻摇曳着,让耳畔穿行过的风也跟着香蜜轻柔起来。

瞬间,醉人的花香开启了我童年的记忆之门。槐花一开,小村芬芳一片,引来了养蜂人驻扎在槐林旁。每天,忙碌的小蜜蜂往返于槐花与蜂箱之间,十几天过后,便酿出了清甜诱人的槐花蜜。奶奶挪蹭着小脚,拿攒下的土鸡蛋去换一罐槐花蜜来。她小心翼翼地吧蜂蜜保存在阴凉处。每当家里人谁上火了她,她会舀出一羹匙槐花蜜,冲半碗温水,笑盈盈地端过来,说着:“这东西清热去火,可好呢!”

花荫下,几个小女孩尽情地表演着,其中一个童年的我。找一处低矮的槐树,把开满槐花的枝条折下来,缠成雪白喷香的花环戴在头上,再披上彩色纱巾当斗篷,我们扮演花仙子、白雪公主那些动画片里的美女。等把花环戴够了,游戏玩腻了,我们坐在树下,撒下槐树叶,留下一把光秃秃的槐枝,安安静静地编宝塔。

去年,我听说有人用槐花包饺子,打算试试。可是街边的槐树都生得太大,洁白芬芳的槐花,只能远闻味,不可近其身。“哪里能摘到槐花呢?我想包点儿槐花馅饺子。”

爱人拍拍胸脯:“这还不简单?我领你去!”

皓月当空时,我俩爬到近郊的小山上。那里的槐树生得极矮,不用踮脚,就能撸到槐花。串串槐花不染纤尘,净白如雪,绽放的花朵,似飞舞的玉蝶翩跹枝头。未开的花蕾,圆润得似一瓣瓣新生的月亮。我从没想过月亮也曾有童年,当置身槐花的香雪海,我梦幻般来到了月儿的

诞生地。那一串串白嫩精致的花蕾是无数的月亮宝。后来月儿长大了,一个个升上天去,做了古村、花田、山峦、湖海上空的月亮,值守人间处处的夜。清幽的月光,淡淡的花香。赏月时,我总能闻到月光似有似无的香气,当置身槐树花海时,我找到了月光香气的缘起。

回到家,口袋还未解开,房间已溢满了槐花香。为了品尝到最新鲜的食材,我俩争分夺秒地忙起来。他和面时,我将槐花去掉杂质,过水漂洗干净,加入肉馅和少许葱花油盐,调好馅料。待槐花馅的水饺包好煮熟后,咬一口看看,蒸熟的槐花变得晶莹剔透。真的把月光包进了饺子

里,我俩着实饱餐了一顿飘香的月光。

槐花除了包饺子,还可做槐花麦饭、槐花蛋饼、槐花甜酒……人间至味是清欢。槐花的每一种吃法都惊艳了味蕾,温润了时光。槐花素白却不冰冷,清雅却不清淡,将清雅浪漫盛入了锅碗瓢盆,沁人心脾,又让人口齿留香。槐花将超凡脱俗与烟火生活作了最完美的融合。难怪苏轼极富盛赞:“槐林五月漾琼花,郁郁芬芳醉万家。”

“槐林疏疏叶,槐花细细香。”槐花带着天真无邪的童趣,串着抚慰人心的烟火生活,带着清澈澄明的诗意文心。

皎皎槐花,一树飘香的月光,人间醉人的清欢。



本版插画 董昌秋

## 古诗文里的待客之道

姜易

个晚上,实际上在这里就是主人在留客。“絜”是绊马索,言外之意就是要通过留住马的方式再留客人多住一晚,从中可以看到对客人的挽留。今天依然是这样的待客之道,朋友要走总是要挽留一番的。“薄言追之,左右绥之。”客人要离开了,身为主人要在后面追上一道。“绥”有安抚的意思,实际上是指主人要给客人送一点儿小的礼物以表心意,这种行为很温暖。

中国的送客之道一直都有自己的特征。比如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替君主送客,他要报告君王说“宾不顾矣”,也就是说宾客不再回头了。一定要做到这一点,才叫尽到了礼数。

送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很大的题材,送别过后还要登高望远。《诗经·邶风》中有一首诗叫《燕燕》:“燕燕于飞,差池其羽。”之子于归,远送于野。瞻望弗及,泣涕如雨。”这首诗送别的对象是自己的亲人,但对待客人的送别同样如此。

《诗经·小雅·白驹》这首诗的内容比《诗

经·周颂·有客》还要丰富,而且在艺术上更胜一筹。“皎皎白驹,食我场苗。絜之维之,以永今朝。所谓伊人,于焉逍遥?”客人来了,我们要用场中的绿苗来招待他,把车马放到场圃中用绳子拴住,此处留客的意思非常清晰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,无论如何挽留,最后客人还是得走。“皎皎白驹,在彼空谷。生刍一束,其人如玉。毋金玉尔音,而有遐心。”这最后一章写得非常动人,意象突出。“生刍”指“鲜亮的草”,可能是送给对方的礼物。送给什么人呢?那个如玉的人儿。用玉来比喻对方,就是珍惜,用金玉来形容人是极其惜别之情。“音”指“音信”,不要太多珍惜你们的音信,言外之意就是要常常互通消息,即使是离开了,也不要断了联系。客人已去,深谷遗音,他们走在了山谷里,走向了东方。

清人袁枚诗云,“春风如贵客,一到便繁华”。好客的传统直到今天仍然留在我们生活之中,它的背后是最美的人情。

徽小说

## 花缘

张建春

小巷深深,小巷苍古,小巷里的绿苔循着古屋墙壁向上溯,如鱼冲浪溯水,向上游冲。绿苔上屋顶了,屋顶上长满瓦松,树木挺拔,密密的似森林。

96岁的刘大姑拄杖迎风,小巷的风不在小处,好在是春风,温和。吹了风,刘大姑心乐和了,抬眼向上看,绿苔开花,瓦松也打了苞子。

刘大姑眼不花,耳不聋,唯一不好是腿脚不灵便,走路得拄拐了。

忙活了一辈子,长了三条腿,刘大姑常拿这话和人说,很是调侃。

巷是古巷,吸引人,天天有游客来,刘大姑伫立巷中,也是景。慈眉善目,一副慈祥的样子,不就是景。

古巷老人,和撑着油纸伞的少年有一比,又似在委婉地说事,巷古,人老呀。

有游客和老人合影,刘大姑乐意,只是合过了要看一看,不满意,再来一张。游客们都喜欢刘大姑,有人就说:老人家,人好心好身体好,能活100岁。刘大姑不高兴,拉下脸,百岁好什么,我没几年了。游客才明白刘大姑笑百岁不远了,忙改口。刘大姑反而笑了:百岁不错了,知足了。

96岁的人,一地人喊刘大姑,也是怪怪的。其实不怪,刘大姑嫁进小巷就被称为刘大姑,一喊快80年了。在古巷站久了,刘大姑要回家,游人有搀扶她的,刘大姑即便,不见外,进门除了说声谢谢,一定指着古巷,说,好多花开了。古巷青石板地,哪来花?如有花,就是绿苔的花了,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”,游人只能用这诗来想。

刘大姑说小巷好多花开,是说给自己的,刘大姑的眼里都是花。

刘大姑有一爱好,画花。画各色的花。刘大姑在白纸上画,用五颜六色的水笔画,红红绿绿的画,红是花,绿是叶,红花配绿叶,一次也没颠错过。

画的什么花呢?梅花、菊花、桃花、杏花、飞莲花、牡丹花、太阳花、晚饭花、月季花、桔梗花、荠菜花、蓼子花、半枝莲花……都是古巷左邻右舍田埂荒野上开的花。

刘大姑画完一页花,就涂了胶水贴墙上,不大的家四壁都是画。红红绿绿的花,开了有些阴凉的家,倒是让家美了,亮了。

儿子已经70多岁,跟着刘大姑,看刘大姑一笔一笔地画,像是看一株花生长的过程。儿子孝顺,刘大姑画完,贴到墙上是他的事,买纸买笔是他的事。

刘大姑不识字,一个字不识,却会画花,有时画中有人物,人和物都很夸张,比如画了头牛,看着又像鹿,鹿角上还顶朵荷花,很另类,古巷的周边没有过。比如画了一个人,提把枪,枪管上插枝花,花半开,半开里有炊烟。比如画抱了花的人,人的泪哗哗流。

刘大姑画花有时间,瞌睡来时画,边画边打瞌睡,也没见出过错,也没见把红花绿叶的颜色画反了。

梦中画呀?有人惊奇,刘大姑回了句,梦中好多花,花向我招手。

刘大姑说这话时,有点神秘神秘。实在话,刘大姑的画不怎么样,有神无形,走笔处多僵硬滞涩,不流畅。刘大姑有一种画画得多,花朵细碎,叶子卷曲,花枝纤细,没有月季美,也不能和菊花、桃花、梨花比,整体干枯,瘦瘦的,像是一个没长开的人。

刘大姑就喜欢画这花,问她:画的什么花?刘大姑就摇头:我不认识。不认识怎么画?似乎不是一个人的疑问。

不认识就不能画?刘大姑的梦进不去,或许这花在梦中一直摇曳呢。

常有游客围着看刘大姑画花,手机拍照、录像不停,刘大姑如在无人之境,手中的笔换个不停,绿叶用绿笔,红花用红笔,错不了。一旦画完,刘大姑总是一笑,有些羞怯地笑,说:我要睡会儿了。

96岁的老人,有孩子的一面。儿子陪游客,再咸的淡的说会儿话。

古巷有和刘大姑年龄相仿的人,会凑上来说几句,刘大姑想人呢,她的老头子(丈夫)年轻时就从这小巷走出去的,一走再没回来,儿子是遗腹子。

哦,哦,是这样。

那是个春天,刘大姑拽住不让走,丈夫还是走了,临别时从田埂上拽了束开着的野花,花样数多,不是一种两种。

有证据的,刘大姑的丈夫有衣冠墓,墓在小巷尽头的城墩上,墓碑上青苔上溯,也米粒样开花。

刘大姑瞌睡中画花,花是梦里的花,花是一个人睡在她手里的花,花是被泪浇透了的野花。